

做河工

张国营

1972年初冬,高中刚毕业的我已生产队地地道道的劳力。所以,筹备去项城做河工的名单上就有了我的名字。

到了开工之日,一路浩浩荡荡全是民工。有拉架子车的,上面装着工具、炊具、被褥、包裹;有紧随其后徒步行走的。

第二天去到工地,只见东方红拖拉机带的大水泵正在轰轰隆隆地抽水,上空架着大喇叭,河两岸用竹竿撑着的电线上隔几十米吊着一个白炽灯泡。

动员大会结束后,我们到了所分的工段。其实每个排(生产队)的工段只有一米一二的样子,只能走一辆架子车,但是狭长。

开始是搬堤,就是把原来的老河堤往后搬到规定的地方。一投入战斗,每个人简直像疯了一样。三下五除二装满一车子,铁锹还没拿掉,拉车的人拉起车子就跑。

每天上午十点左右,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一歇下来,腰酸腿疼胳膊痛,手硬得握不了一块儿,可是一干起来,就又来了劲。

北岸干完后接着干南岸,程序是一样的:搬堤、搬帮、清淤、挖河底。只是龙沟还是先前的。

吃过三四十天的奋战,终于完成了工程,重返故里,已是年底。

看到现在的挖掘机,轻轻地挖起一斗,就顶当时我们十来个人忙活半天。在感叹社会进步之余,也想像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当年我们的精神。

“周口作家群”作品研讨会成功举办

本报讯 3月30日,“周口作家群”作品研讨会在周口师范学院成功举办。

本次研讨会采取个案探究的方式,通过对“周口作家群”中的刘庆邦、邵丽、墨白等作家作品的研讨,以点带面,肯定了“周口作家群”的创作实绩、重大影响,以及“周口作家群”在中国当代文坛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。

环境的营造和民俗风情、地方志的书写等方面,刘庆邦的小说都具有民俗学意蕴。

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等方面。葛旭东讲师结合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鞋》,谈论了高等学校《大学语文》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。

最后,邵延庆代表周口市作家协会,发表对“周口作家群”作品的意见,在充分肯定“周口作家群”作品成就的基础上,认为“周口作家群”的整体创作与精品力作还有一定的距离。

群”面临的重大问题,从这个层面上来说,“周口作家群”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

“周口作家群”作品研讨会,是中文系继成功举办周口作家群研讨会之后,召开的又一次关于本土作家的研讨会,旨在宣传优秀作品,鼓励新生力量,催生精品力作,提高鉴赏水平,纠正不良倾向,推动周口文学创作又好又快发展。

十学雷锋好榜样

蔡德龙创作 杨山林 演唱

阳春三月刮春风,十亿人民迈征程,中央再下动员令,全国人民学雷锋。

游台湾

孔令珣

心系宝岛几十年,半生夙愿今归还,浩瀚大海千里浪,炎黄儿女根相连。

小小说

梦中的迎春花

常全欣

“奶奶,奶奶,今年俺爸妈回来过年!”女孩还没有推开门,就把话扔进了院子里。

“该回来了,都五年了。”说话间,奶奶的眼里流出了浑浊的泪水。十多岁了,尽管女孩对爸妈充满渴望,但她知道的爸爸妈妈,只出现在邻居家的电话里,出现在从远方寄来的汇款和衣物里。



刊头摄影

张馨卯



怀念榆树

刘战西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老家有一处一亩左右的宅院,因叔父尚未成家,仅在宅院的侧后盖几间主房。

是吃法与榆钱不同。摘下来捡出那些有虫子寄生或者咬过的叶子,剩下的用来与面条同煮。

记忆的深处是剥榆树皮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粮食奇缺,大人们便用镰刀剥榆树皮吃。

用石臼舂榆树皮是个很费力气起的话。我那时刚六七岁,上小学,放学后便被家长派去将干榆树皮舂成面。

每年的早春,先长出来的是榆钱。待榆钱长到了七分熟时,二姑便爬上树,摘榆钱。

剥下来的树皮只要紧靠木质的部分,外层的老皮剔除掉,拴起来挂在树上晒干。之后,放在石臼里,舂成面状,再掺入少量豆面等,擀成面条,吃起来很滑溜,也很劲道。

待到榆钱长老后,就不能再蒸着吃了。可嫩嫩的榆叶又长出来。嫩榆叶吃起来也很可口,只是吃法和榆钱不同。

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不知哪个生物链断裂,救命的榆树大面积发生了虫灾。春夏之交,整片的幼虫寄生在树干上,过一段时间后,化蛹成虫,漫天飞舞,把上面的叶子吃的千疮百孔。

“你爸,你爸他没有回来。”“骗人,他打电话说过年回来的。”女孩辩解道。

近几年经常回老家去,村里再也看不到有榆树生长了。我怀念榆树,因为它伴随着我童年的辛酸而又幸福地成长。晚上的工地冷飕飕的,稀疏的灯

“是要回来,可你爸临时接到了一单活,比平时报酬高三倍,几天下来能挣两千多块。所以,他决定不回来了。”男子说,“给,这是爸爸给你们包裹。”

母亲牵着我的手,走进了芬芳四溢的田野。那一抹抹青青的柳色,那春意盎然的婆婆,向我的童年挥舞诱惑。

“爸爸,你爸他回来了!”女孩像箭一样冲出家门。一名男子站在门口。“你是?爸爸?”女孩感觉站在眼前的男子不像爸爸。

收工的路上缠着母亲,把嫩嫩的柳枝折断,拧成柳哨,哨音充满了母亲的手指,哨音充满了我的生命。

男人听着女孩稚嫩的声音,眼里噙满了泪水,他急急匆匆地走了,像憋了一肚子的话没来得及说。

伴着我浅浅的水声,搓衣声,姐姐的棒槌声,贴着薄薄的水面,在浪尖滑行。

没有了等待,奶奶和女孩天擦黑就关了家门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,女孩含着泪水,进入了梦乡。

那是清明的一丝雨,一缕风,一抔寂寥的黄土,和一腔悲悲切切的痛。

“爸爸,你爸他回来了!”女孩像箭一样冲出家门。一名男子站在门口。“你是?爸爸?”女孩感觉站在眼前的男子不像爸爸。

那是清明的一丝雨,一缕风,一抔寂寥的黄土,和一腔悲悲切切的痛。

那年的每年除夕,那名男子都会来看女孩。如今,十多年过去了,女孩还没有等来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春节。

那是清明的一抹云,一片叶,一地落了的黄花,和一滴晶莹澄澈的泪花。

“爸爸,你爸他回来了!”女孩像箭一样冲出家门。一名男子站在门口。“你是?爸爸?”女孩感觉站在眼前的男子不像爸爸。

那是清明的一抹云,一片叶,一地落了的黄花,和一滴晶莹澄澈的泪花。

蝶恋花·春日游西华黄桥生态园

高曙光

春日寻芳颍水畔,满眼铺红,撑伞林中漫。陌上桃花正艳,林中倩影蝶翩跹。

清明随吟

戚富岗

这一刻,不知那位游子的脚步,是否还迷恋于牧童的笛声,和杏花村的芬芳。

情思柳哨

路雨

绿了村庄,绿了小路,绿了所有的树木,踏着清明澄澈的雨雾。

张旭摄